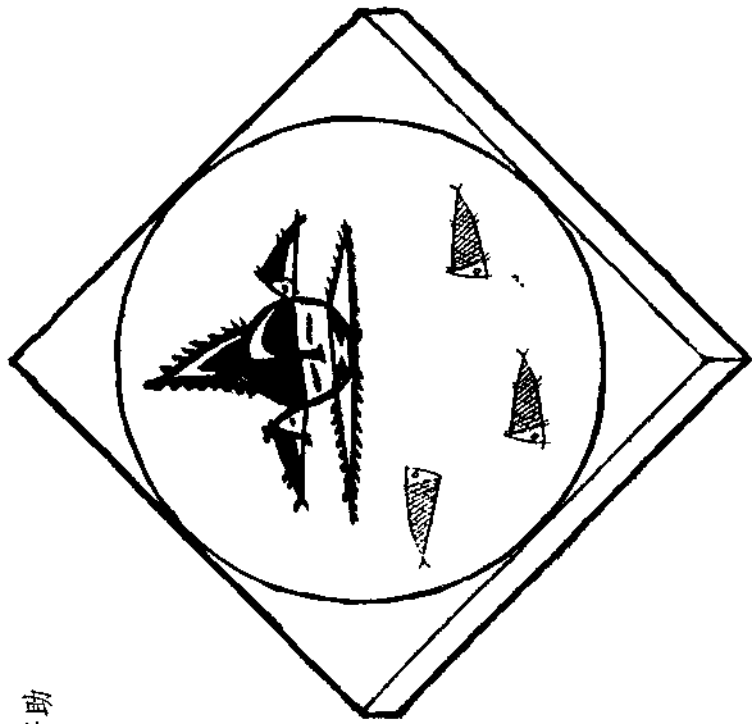




三元——中国神话结构

本书受云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傅光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65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杨仲录

封面设计：傅 慷

三元——中国神话结构 傅光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30,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2-01415-2/I·345 定价：3.45 元

序

张文勋

我国神话学的研究，由资料的搜集到对诸神话内涵的破译和解释，由书面记载的零星神话资料到蕴藏于民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异常丰富的神话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几十年间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十多年间，神话学的研究，借鉴国外神话学者们的理论成果，对神话的性质、功能以及其基本特征等等，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理论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神话传说被大量发掘整理，我省的神话学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中已形成一支有较高水平并颇具实力的队伍，虽然还不敢说已形成一个学派，但其敢于开拓、敢于创新，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促进了我国神话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傅光宇的《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以下简称《三元》）一书的问世，必将为我国神话学研究拓宽领域，扩大视野，使神话学研究向更宽更深的层面发展。

“三元结构”是作者从法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杜梅

兹尔那里引进的神话学理论模式。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这肯定是要比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治学方法好得多。光宇同志力图借用一种外国学者的理论模式，去研究我国的神话，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运用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提出自己的许多新颖的见解。这种大胆引进、大胆探索的精神，在学术界也是值得鼓励的。

乔治·杜梅兹尔的“三元结构”说，把神话中的人物分为代表三种社会功能的力量：第一种是居于主宰地位的最高统治力量；第二种是属于武士阶层，是战神，他们是社会的保卫力量；第三种是广大普通平民阶层，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的繁衍者。神话中的三种人物的三种社会功能，是社会结构在神话中的反映。同时，杜梅兹尔认为，这“三元结构”“仅在印欧语系或者曾明显受过印欧文明影响的各民族中被发现。”而中国神话则无这“三元结构”。显然，杜梅兹尔的“三元结构”说，是专就神话而言，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神话，只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的神话。光宇在运用这“三元结构”时，似乎已不限于神话，而是扩大到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哲学各个领域，并且非常明确地认为中国神话“确实存在共同的基本模式——‘三元结构’模式。”并认为：“三元结构模式体现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民族之神话中，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神话结构”。这表明光宇同志引进“三元结构”理论模式，并不是照搬杜梅兹尔的一切论断，而恰恰是对杜氏的某些结论的挑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的见解。当然，一种新学说、新见解的提出，并不等于说都是

人人首肯的不易之论，其正确与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and 时间的检验；但是能给人们开拓新的思路，使神话学的研究向新的领域拓展，这正是光宇这部专著的价值所在。

《三元》作者在资料的蒐集和论证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了使其论点得到充分的证明，他广泛运用中外神话去作比较研究，使得这本专著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学术资料的价值。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三”的数字观念与人类早期宇宙观和社会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的论述，使人为之耳目一新。神话中为什么会有“三元结构”？这是我们外加给神话的理论模式，还是神话本身所固有的？如果“三元结构”是社会结构在神话中的反映，那么，以“三”为结构组成数据的认识根源又是什么？是否与人类从蒙昧时期发展到文明时期的认识发展有关？如果说原始初民对宇宙的认识是浑沌的模糊观念，那么，由浑沌的“一”发展到宇宙事物还可以分为二和三……，这是一个认识的飞跃，我国古代哲学家们的许多学说，不就是这一飞跃中的产物吗？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万物之原始是“三”，这是我们的祖先对宇宙万物形成的最初认识，也是对万物起源的最早的哲学概括。《三五历纪》中说的“数起于一，立于三”，就是把“三”看作是数的最基本组合，“三生万物”也就是用数的概念推导出来的关于万物形成的宇宙观。于是“三”就成为人们头脑中的神秘而崇高的数字观念，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成为一种社会观念的象征，它包含有明显的数的含义，也包含有一种潜在的文化意识，甚至积淀为某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所

以，“三”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而又带有点神秘色彩。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我国古老的太极理论，以一阴一阳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由阴阳变化而推演为万物，《周易》中的卦爻变化，就是由“一”“一一”（阳、阴）按照三维组合排列变化去解释宇宙万物，故屈原才提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问》）的疑问，“三合”就是“参合”，参和三通用，“三合”可以说也是“一生二，二生三”，然后生万物。所谓“立于三”，就是万物的基始。因此，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的原始思维中，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三维结构”组成的，因此，许多重要的宇宙人生概念，都要用“三”去表述。就以“三元”来说吧，我国道教以天、地、水为三元，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中说：“夫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可知“三元”一词来自对宇宙起源和形成的认识。由此进而用之于时令节日，阴历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亦称三元。在更多的情况下，三元指天地人，又称三才，刘勰《文心雕龙》中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就时间观念而言，把古往今来称为“三世”，亦称“三生”，又称“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宇宙的概念包括空间和时间观念，似乎都是“三维结构”。推而广之，日月星三光亦称三元，天上、人间、地下称为三界，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称三皇，封建社会最高官僚机构职位为三公，品列等第则为三品，在以“三”为基数的基础上衍生为九品……真可谓是“无三不立”了。可以说在

原始先民们的宇宙观中，时空观念都是三维结构，佛家的三十三天、三千世界，都是在“三”的基础上推演而成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观念。由此类推，神话中的“三元结构”，也可以说是原始先民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映，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把“三元结构”的概念，从神话扩大到社会、政治、历史、哲学领域，去研究这种特殊的结构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文化内涵，无疑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人类学、思维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价值。《三元》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而且在于作者借鉴了“三元结构”的模式，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各民族神话中的“三元”因素，进而揭示了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把我国神话学从各别神话现象的阐释性的研究引向整体综合的研究，从一般的文学鉴赏引向哲学、思维学的考索，从各民族神话的流传、变异中，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类原始原型的共振，这一切，都给研究者以新的启迪。

光宇同志把“三元结构”说引入我国神话学领域，并且作了如此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既然是尝试，那么必然有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去研究。我和光宇同志也讨论过一些问题，譬如说“三元结构”作为一种模式，如果按杜梅兹尔所赋予的含义看，他只限于特定的印欧语系的各民族神话，中国神话就被排除在外，那就是这一模式并不具有全人类神话的普遍意义。而光宇则从“无三不立”的论点出发，不仅认为中国神话有“三元结构”，而且遍及神话以外的诸意识形态领域。那么，杜氏所说的“三元

结构”和我国古代的“无三不立”的观念究竟是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那么中国神话中的“三元结构”和杜氏所说的“三元结构”究竟是神话发展的必然同一性，还是偶然的巧合？又譬如说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西游记》中取经僧团的组合，和“三元结构”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和神话结构是否是一回事？如果用“原型”说去解释，那么，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究竟如何找到其神话“三元结构”的原型？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待光宇作更深入的研究，作出更科学的阐释。

引进一种新的学说为我所用，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固已不易；而要创立一种新的学说，并且能够成为一家言，那更是很艰难的。神话学中的“三元结构”说，在国外也有不同评价，有褒有贬，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探讨。对此，光宇同志已经先走了一步，而且大胆地开拓了新的思路，引发人们多方面思考问题，这本身已经是很可喜的收获了。我不是专门研究神话学的，但因为我对文化学感兴趣，故尔也涉猎到一些神话学的问题，光宇的大著，启发我思考了一些问题，从中也受到教益。《三元》问世后，如果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甚至引起不同意见的讨论，那更可说明这部专著已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显示出它自身的学术价值。

说了那么多话，已经有点不像一篇序了。但是与其套话连篇，不如作为第一个读者，发表点意见，讨论些问题，也许还有点实际意义。不知光宇以为如何？

序

杨知勇

神话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的诞生，使人从“人与自然界的原始统一”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存在，所以，“人可以被定义为能说‘我’的动物、人……需要形成关于他自身的概念，需要去说并且去感受：‘我就是我’。……由于他不是被养活的，而是独立地生活着，由于他已经有了与自然界之间的原初的统一性，由于他与邻居（指动物——引者）是不同的人，他必须将自身感受为他所有行动的主体”。^①神话，就是这种实践和感受的特殊形式的形象体现。

原始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原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二重性，生活资料主要仰赖于自然界，但同时又受着自然界的沉重压抑，原始人冀图通过劳动和斗争克服和改变这种压抑，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①弗洛姆：《价值、心理学与人类生存》。见《人类价值新论》第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必须认识自然界，然后才有可能去改造自然界。近代人可以用理性和科学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原始人则不一样，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只能以感性和幻想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随着生产力和思维的发展，才逐渐有理性的萌生和科学的发展。原始人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认识，反映在原始宗教中，也反映在创世神话和其它神话中。所以说，神话是原始人的世界观。

所有带有神话思想烙印的人类行为，在基本方面都与宗教祭仪相关。所以有的人类学家把祭仪和神话作为宗教的两翼。原始祭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传达。生活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他需要一种传达手段，以便通过这种手段去传达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去指挥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的崇拜对象——神的作用作出解释，神话总是和早期社会最伟大的语言——“宗教语言”结合在一起。所以，神话又是原始人的神学。

神话从来不是个人有意识创作的产物，而是集体创作的不自觉的产物。这种不自觉的创作都受着原始思维的支配。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混沌统一性”和“互渗律”，原始思维的特点使神话不具备现代观念上的学科界限，它既是文学，又是神学，它和原始宗教又共同孕育了原始哲学。

神话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人们可以从文学、神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由于神话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对于神话的产生、范围、性质、意义以及神话

的思维特征和结构都存在分歧。所以，以神话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神话学早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西方，神话研究开始较早，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的神话观点被称为寓意派神话理论；继寓意派神话理论之后，相继出现了以古希腊哲学家欧赫麦洛斯（Euhemerus）为代表的历史派神话理论；以约翰·雅科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为代表的“母权制论者”的神话理论；以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为代表的语言学、语病学的神话理论；以B·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神话理论；以泰勒（E. B. Tyler）为代表的人类学的神话理论；以简·埃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为代表的仪典派神话理论；以弗洛伊德（Freud）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的神话理论；以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神话理论。法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杜梅兹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创立的神话“三元结构”说，是近年比较有影响的一种神话理论。

杜梅兹尔认为：古印欧语系民族神话的神界，主要由至上神、战神、丰收神所组成，这种神界结构，实际上取决于神话所由产生的该社会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神界结构的体系化的三分法，又在人们思维结构中形成三分概念公式。“三元结构”说引起了古印欧文明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也获得神话结构研究者的高度赞扬，结构主义学派领袖列维-斯特劳斯就说杜梅兹尔“发现了一座人类精神的丰碑。”

在中国，神话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开荒”性质的是玄珠（茅盾）先生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 A B C》，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不过是“用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并没有建立起研究神话的理论架构。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和徐旭生、丁山等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批判、清理那些与历史相混淆的神话传说。郑振铎、陈梦家、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开掘了中国神话的一些内涵，解释了中国神话的一些疑难，但也如同玄珠先生一样，并没有建立起研究神话的理论架构。近十年来，神话学在中国有了较好的发展，神话研究已跳出解释神话层次而进入较深层次如神话哲学、神话思维结构、神话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也必须承认，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具有独特见解、得到神话学界公认的产生较大影响的神话学理论，中国的神话研究，仍处于借鉴国外神话学理论研究中国神话的阶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能借鉴国外的神话学理论，对中国神话进行新的开掘，揭示其未被前人所知的内涵，挖掘出其结构体系，对中国神话作出新的认识，这无疑是在加强中国神话学建设的重大功绩。傅光宇先生的《三元——中国神话结构》正是这样一本专著。

傅光宇先生从1958年开始，就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近十多年来，主攻神话学和民俗学。他治学严谨、思维敏捷，辛勤的耕耘已取得丰硕成果。曾与他人合著《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发表较有份量学术论文十多篇。

《三元——中国神话结构》是近期完成的专著，使他的科

学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一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借鉴杜梅兹尔的“三元结构”神话理论研究中国神话，却不囿于杜梅兹尔对中国神话的判断，能根据中国神话实际情况对杜氏的判断提出否定意见。

杜梅兹尔反复强调：“三元结构”体系只存在于印欧语系民族中，中国神话不存在这种体系。

傅光宇先生剖析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神话，认为“三皇”神话（不论是解释为天皇、地皇或泰皇，还是解释为“天地人道备”）均表现为历时性“三元结构”，正好与杜梅兹尔所认为的罗马最初诸王所体现的历时性“三元结构”相似。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乃是不同功能之神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黄帝取代炎帝地位，并战胜蚩尤，使蚩尤主兵，是使不同功能的神转化为理想的“三元”神界结构。帝颛顼、共工和女娲之间，帝、鲧、禹之间的关系，也与“三元结构”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功能相对应。

在少数民族神话中，“三元结构”也很明显。彝族神话《勒俄特依》中的“兹莫—诺合—节伙”；哈尼族神话《三种能人》中的“头人—贝玛—工匠”；南方民族神话中的“天神—雷公—人神”都存在“三元结构”趋向，同时又各自具有本民族的环境特征和人文特征。

中国神话的三元结构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植根于产生它的社会的结构，它与哲学的三分法、自然界的三维空间和宗教观念中的“三元”结构体系有着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循环作用。《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一书的另一

重大成就，就是把中国神话放在它赖以产生的大文化背景中，从社会组织、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以致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论述“三元结构”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三”的划分与组合，广泛存在于我国精神领域和社会组织之中，故有“无三不立”的说法。

在宗教世界中，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三”的划分与组合，随处可见。原始宗教的神祇多以“三”为基数，如纳西族祭天仪式中的主神就是天神、地神和天舅；人的灵魂也以“三”为基数，故有“三魂七魄”的习惯说法。在人为宗教中，“三元”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

“三元”一词，道教使用甚多，一是以天、地、水为“三元”；其主宰者天官、地官、水官亦称“三元”；日、月、星三光之元亦称“三元”；玉清、上清、太清三神为“三清”；人身中作祟之神也是三，称为“三尸”。佛教也有“三世”之说，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三宝”（佛、法、僧）、“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藏”（经、律、论）。在民间信仰民俗中，“三”的划分与组合更是不胜枚举，十二生肖是“三”的倍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煞神也是“三”的倍数。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考中，“三”成为事物变化的基数。《老子》有“三生万物”的观点；《三五历纪》有“立于三”的主张，它的原话是：“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三生万物”和“立于三”的观点，很有道理。人的生存空间，是天、地、和天地之间的空间；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是由矛盾对立到统一，由统一又发展为矛盾对立，但矛盾和统一之间还存在

中介，并非直接由矛盾变成统一，或直接由统一变为矛盾。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由主体、客体和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的相互作用所构成。

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更离不开“三”，君王、大臣、百姓就是“三元”结构，神界中的“三元结构”体系基本上与世俗领域的“三元结构”体系对应。

时序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存空间有天、地、和天地之间的广大空间；事物变化有矛盾、统一和两者之间的中介；人类行为有主体、客体和中介的相互作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有君、臣、民……。中国先哲提出的“三生万物”、“立于三”的确是自然现象、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精辟概括。

神话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神话和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组织，和当时的宗教信仰，哲学观点有密切关系，有时是神话的“三元结构”体系作用于这些方面，有时又是这些方面的“三元结构”体系作用于神话。傅光宇先生把握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论述。

近几年，我国神话学界成果颇丰，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导论》、萧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神话比较研究》、张振犁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邓启耀的《中国神话思维结构》等书，在不同的方面填补了神话研究的空白，傅光宇先生的《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一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神话结构方面的空白。

1993年8月8日

目 录

序.....	张文勋 (1)
序.....	杨知勇 (1)
小 引	(1)
第一章 它山之石：“三元结构”说	(3)
一、“三元结构”说	(3)
二、迥异的论评	(6)
第二章 合成式结构：三位一体.....	(10)
一、发展与创新.....	(11)
1. 开辟后的“三皇”	(11)
2. 罗马的最初诸王.....	(14)
3. 西周的最初诸王.....	(15)
4. 《勒俄特衣》的神界构成.....	(19)
5. “政府观念”与“三元结构”	(26)
二、停滞与倾斜.....	(32)
1. 哈尼族的“三种能人”	(32)